



[韩国] 金河仁 ◎著

나는
못생겼다

我 很 丑

나는 못생겼다

安金连 ◎译

有一个小女生，她的额头中间轻飘着一撮发，当她乖的时候，就很美，但使性子的时候，就很丑。

[韩国] 金河仁 ◎著

我很丑

나는 못생겼다

有一个小女生，她的额头中间轻飘着一鬈发，当她乖的时候，
就很美，但使性子的时候，就很丑。

安金连◎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很丑／(韩)金河仁著；安金连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447-0168-6

I . 我… II . ①金… ②安… III .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 I312. 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8012 号

Copyright © Kim, Ha-In

2004, Printed in Kore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inking Tree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5-180号

书 名 我很丑
作 者 [韩国]金河仁
译 者 安金连
责任编辑 薛 飞
原文出版 Thinking Tree Publishing Co., Ltd.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2
字 数 72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168-6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闪耀的星河中绽放着一朵花，唯一的一朵花。即使只是望着渺茫无际的星河，也很幸福，因为星河中的那朵花是他的所爱。这就像小王子的故事。

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个世界，世界自然也不会珍惜我们。只有知道美和发现爱的人，世界才会赋予他美和爱。而充满邪恶和仇恨的人，世界只能送给他邪恶与仇恨。

大家好！

我住在江原道乡下的一幢公寓里，我们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大都是军人子女。我经常一个人坐在秋千上，望着这些小朋友玩耍，有时也会混在他们中间，一起踢球，一起骑自行车。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不禁让我感到，仿佛他们的脑海里藏着一台电视机。小小年纪，嘴里竟吐出成人的话语，这着实让我吃惊。我自问，我曾经也是这样吗？是的，我也如此，五六岁时，我也同样体会到成人的快乐与痛苦。即使是小孩子，他一样能隐约洞察到成人生活的秘密。我迫不及待地想去表现孩童时代这神秘而美丽的世界，便拿起笔，完成了这部小说。

我最珍惜的作品《我心中的风琴声》，即使作品《菊花香》得到了许多读者的青睐，但我还是对前一作品更加爱不释手。因为只有在孩童时代才能真正地体会到一尘不染的快乐与悲伤。

《我心中的风琴声》描写一个小男孩的内心世界，由此，我很想刻画一个小女孩的成长经历。幸好，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她自己的成长故事，我便根据这一故事完成了《我很丑》。可以说，《我很丑》与《我心中的风琴声》构成了姊妹篇。

我试图使这部作品洋溢着欢快的氛围，大家时而能捧腹大笑，时而能热泪盈眶，这就是作为作者的最大的满足。

我要感谢那位将自己孩童时代的故事送予我的女士，在这

个缺少温暖与真诚的年代，能将自己的幼年故事献出，是何等的感人啊！她使我享受到了快乐与幸福。希望大家也能同我一样，在书中体会久违的快乐！

祝愿大家幸福健康！

金河仁

2004年7月1日 海边创作屋

나는
못생겼다

01

Chapter

我很丑

有一个小女生，她的额头中间轻飘着一缕鬈发。当她乖的时候，就很美，但使性子的时候，就很丑。

——H.W.朗费罗

나는
못생겼다

“哎哟，你长得好丑啊！”

刚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对一个六岁的小女生，谁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喂，你长得好丑！真的，你真的好丑呀！”

那天，我随着姐姐去了平昌的汽车站。我正吃着饼干，听到这话就禁不住抬起头来四下里搜寻。我看到一位顶多不过十二岁，白白的皮肤，典型的吊儿郎当的城里小男生。他的脸和脖子乃至上半身已经完全伸出了车窗外，浑身散发着顽皮与淘气。这个臭小子指着不知所措的我，更加大声地喊：“丑八怪！矮冬瓜！”

“……”

那一天，让我怎能忘记？就算忘了任何日子，也不能忘记那一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是 1972 年的 4 月 7 日。即使我年纪再小，也绝对忘不了那天所受的侮辱。而且那天恰好是在熙姐姐的生日，我正跟姐姐一起饶有兴趣地逛着汽车站。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莫名其妙、怒从心底起。怎么会有那种没教养的小子呢？我只是个六岁的小女生，我有什么错？而且我们又素不相识，他却对着一个花一般的六岁淑女说出那样唐突的话！12 岁的在熙姐

姐从卫生间回来，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正指着载着那个臭小子的长途汽车，两腮气得红彤彤的，嘴巴则大张着。

“怎么了？谁打你了吗？”

我没有回答，而是放声大哭了起来。

当时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而且难以名状。多么委屈，多么生气，多么难过，多么痛苦，多么害怕！我真的长得很丑该怎么办？我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当着众人的面蹬着脚大哭了起来。那声音绝不亚于警报的声音。我向来以爱哭而闻名，每次只要我一哭，周围的人必定要捂着耳朵，连连地摇头。所以，当时的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看我哭得那么难过，路过的阿姨们走过来，拍着我的背，问我说，“你是不是走丢了？”看到姐姐在旁边摇头，她们又问，“那看来是妈妈离家出走了。唉！真可怜啊！这可怎么办啊！”

还有一位路过的叔叔甚至给了我 100 元钱，让我不再哭了，用这些钱去买好吃的。

“姐姐，我真的很丑吗？”

“不是啊，谁说的？后男你很漂亮啊！”

“真的？”

나는
못생겼다

“当然了。”
“真的？”
“当然了，是不是人们都说妈妈长得漂亮？”
“嗯。”
(我也觉得妈妈很漂亮。)
“是不是也说我长得漂亮啊？”
“嗯。”
(这也是事实，姐姐是我们家那一带首屈一指的美人，眼睛又大又圆，还是双眼皮。)

“所以说，你也漂亮呀！姐姐也漂亮，妈妈也漂亮，所以你当然也漂亮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呀！当然长得像了。”

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去年我家的大白狗生下5只小狗，它们都很好看，都像母狗一样有着黑黑的眼睛和白白的软毛。安哥拉兔家族也是这样的。我终于对着姐姐露出了微笑。外公外婆常夸姐姐善良，虽然她只比我大6岁，但却相当地会哄我开心。刚刚我还因受打击，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现在终于恢复过来了。

在家的路上,为了补偿我自己所受的委屈,我用叔叔给的一百元钱买了十块饼干,我六块、姐姐四块。虽然是边走边吃,可是,姐姐还是能够小心地先将饼干中间的夹心奶油吃掉,而我却毛手毛脚,好几次饼干都是噎在喉咙里,不得不停下来,连连地干咳。把饼干全部吃完的姐姐一边拍着手上的碎屑,一边看着我口袋里剩下的4块饼干,但无论她再怎么看,我也不会给她的。我并不是舍不得给姐姐,而是这4块饼干对我而言真的如同救命仙丹般重要,仿佛我是一个病人,只有回家后独自把4块饼干全吃掉,病才会好一样。

六岁时发生的这件事情,看似琐碎,但给我以后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句话是真的吗?我真的很丑吗?我的脸真的像南瓜一样坑坑洼洼吗?每当想到这些,我都觉得这些问题时那样的严重却又那样的真实。

坦白说,我发誓,从那个应该可以称作哥哥的臭男生嘴里听到的话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又不是一般地丑,而是很丑!“丑八怪”对我来说是一句很可怕的话。虽然我不知道周围人有没有在背地里这样说过我,但从来没有人过大庭广众之下那样肆无忌惮地喊出这样的话。之前,我

听到的话不外乎是“真可爱”、“真善良”，偶尔也会听到有人说我“真漂亮”。虽然有时大人们也会说我长得难看，但随后他们都会笑着加上一句“是开玩笑的”、“是因为后男太可爱了，所以才这样说的”，或者“是因为后男太聪明了，所以才这样说的，我们后男是最善良的了！”等等，诸如此类让人开心的话。

我叫金后男，六岁。

我出生在江原道山清水秀的平昌。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爸爸是独生子，他出生在珍富，在汉城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了一名报社记者，妈妈经营着一家纸店。外公经营着一家碾米厂和一家古董店，外婆养着数十头猪和狗及兔子。（去年还养了孔雀和鸵鸟，猪圈在离家50米处的山路上。）可以说我家和外公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两家在山尾处仅相隔30米。镇里人都把住在大瓦房的外公家叫做“碾米家”，把白铁屋顶的我家叫做“记者家”。

我们家是平昌顶呱呱的首富。虽然我没去过汉城，但在江原道的平昌小镇里，我家绝对算是地方富户人家。外公家是平昌的土著居民，爸爸的家乡就在附近的珍富，我的阿姨也多，舅舅也多，姑姑也多。亲戚大都住在平昌和

珍富，或者附近的江陵。所以，这一带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和我家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镇里仅有的高才生爸爸（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钱财满柜的妈妈、高价回收古董且时常廉价卖米给穷人的外公还有以勤俭节约而美名远扬的外婆，我就是这样一户体面人家大小姐的女儿、德高望重的外公的二外孙女。不知是不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从来没有说过我长得丑。当时，我身怀着恐怖的三大法宝，即“沉默”、“哭叫”和“打滚”。所以，每当我发脾气的时候，连外公也束手无策。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从来没听到别人当着我的面说我长得难看。

回家后，我把剩下的饼干放进我的百宝箱里，然后悄悄地走进了妈妈的房间。妈妈房间里有一面可以照全身的大镜子。我站在镜子前，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像秸秆一样瘦弱的身体，分在两边的两条辫子。我怀着几许恐惧的心情打量着自己的脸。斜向两边的眼睛、扁平的鼻子、占去大半个下巴的厚嘴唇（妈妈说，我的嘴大是因为小时候哭出来的。）两条粗粗的辫子，我与妈妈和姐姐截然不同。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镜子里摇着头的自己，陷入一

片混乱。似乎很可爱，似乎也很丑。我的鼻子尽管扁平，但是我的皮肤又白又嫩，而且当我尽力睁大眼睛的时候，我的眼睛也是不小的。难道是因为我没穿漂亮的公主裙？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脱下了裤子，换上了出门时穿的连衣裙。那是一件在领口有蕾丝和绣着绿色燕子纹路的粉红色连衣裙。我穿着这条连衣裙又站到了妈妈房里的大镜子前。看起来似乎是漂亮了些，但我仍然是单眼皮，鼻子依然扁平，嘴唇依然很厚实。

住在江陵的玄爱姑姑(玄爱姑姑在电信局上班，至今未婚。)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一本《白雪公主》童话书，我仿佛像童话里的恶毒王妃一样，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不是“镜子镜子，世界上谁最漂亮？”而是“镜子镜子，我漂亮吗？还是我很丑？”但是，妈妈的镜子不是魔镜，妈妈也不是往苹果里下毒的恶毒王妃，所以镜子自然不会回答。我气呼呼地瞪着镜子里的自己，决定去问问在纸店(纸店就在我家的左边)工作的妈妈。我走到玄关，本想穿运动鞋，但是突然改变了主意。我打开了鞋柜，里面还保存着玄爱姑姑去年夏天穿来的尖尖高跟鞋。我穿上那双粉红高跟鞋，摇摇晃晃地出了门。之所以穿上高跟鞋，无

非是为了让自己能变得更漂亮些。在我看来，这双尖尖的高跟鞋与我的粉红连衣裙极其般配。再说，尖尖的高跟鞋本来就是属于漂亮女人的，不是吗？童话里的白雪公主也穿着尖尖的高跟鞋，我想灰姑娘也是穿着尖尖的高跟鞋的。

摇摇晃晃、嘎嗒嘎嗒，我穿着姑姑的高跟鞋，仿佛走一步就要跌倒般打开了纸店的后门，艰难地走了进去。原来做淑女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宁愿走在平衡木上，也不想再穿高跟鞋了。我的脚就如同拄着拐棍一样。

正在收钱的妈妈看到我这副样子，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后男，你要干什么？要出门吗？”

“不是。”

“那为什么穿成这样子？就像要去相亲的新娘子一样。哎呀，还穿上了姑姑的鞋子？”

瞪着大眼的妈妈，转过头，强忍住了笑。正在店里买东西的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看着我说：“哎呀，真漂亮！”

阿姨的这句话着实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妈妈不解地望着我，而且在小心地看着我的眼色，因为她知道一旦

나는
못생겼다

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就会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开大嘴，哇哇大哭。所以，她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继续整理着糊墙纸。

“妈妈！”

“嗯？”

“我漂亮吗？”

“当然，很漂亮。这件衣服在洋装店里也是最漂亮的，不是吗？”

“不是说衣服。”
“啊？”
“我的脸漂亮吗？”

“啊？脸？当，当然，漂亮了。妈妈看来，在平昌也没有像后男一样漂亮的孩子了。不，是在江原道也找不到。也许在汉城能找到一两个？看到你穿高跟鞋，妈妈就想，将来你肯定像姑姑一样漂亮。等你长到像姑姑一样大的时候，一定会成为‘韩国小姐’的，真的。黑缎一样的头发，笔直的双腿，细细的小腰，天生是韩国小姐的最佳人选了！”

妈妈把我夸得喉咙都要干了，而且自始至终嘴角都挂着为难的微笑。她到底是真的夸我漂亮，还是在担心我